

壽

太平廣記卷第一

神僊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
 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
 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
 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
 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
 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
 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

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
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
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
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
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
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
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
至于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
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
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
宗事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
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

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
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
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
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
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
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
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
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
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
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
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并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
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

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疎齒
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
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
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
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
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
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
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
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
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
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
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常往問禮先使子

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
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
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
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子曰蚊虻嗜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
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
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
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
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
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
其君使道而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

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于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緡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

之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崔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

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

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出神仙傳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東極大芦中有山焉以青玉爲室深廣數里僚薦真仙時往謁九靈金丹一歲再遊其宮共校定男女

真仙階品功行以昇降之總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開玉
晨以稟命於老君也天地劫歷陰陽代謝由運興廢陽九
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或與一玉女更投壺焉每投一
投十二百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爲嚙呼監切噓嚙呼者言開
梟而脫悟不接者天爲之嗤儒者記而詳焉所謂王者乃
尊爲貴上之稱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爲姓斯亦
誤矣出仙傳拾遺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
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
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
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

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
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
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出仙傳

黃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荆
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八十
餘彊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
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
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則一
出頭我生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萬

歲矣出洞冥記

孟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恒餌桂葉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出洞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

神僊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穆伯陽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僊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龜鼉以為梁遂登於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荅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

既通流沙草栖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軌杜
沖居於草栖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祭父自鄭圃來謁諫
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
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
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
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僊之物得不
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遺傳拾

燕昭王

燕昭王者噲王之子也及即位好神僊之道僊人甘肅臣
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爲可
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

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
王遊燃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
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硃砂結而爲佩玉登捱日之
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
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肅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
至甘肅白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
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疑純白保其遐齡耳甘
肅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爽香氣盈
庭子惠王立矣

出仙傳
拾遺

彭祖

彭祖者姓篋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
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

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
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煎常有少容然性
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
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
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
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
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
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
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于鼻口中達十指末尋
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
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
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

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既至再
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
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
之所能爲其次當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
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
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
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自有餘年加以
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
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
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
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
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

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
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
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
有奇毛率好深僻不文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
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
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
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
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嘆
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
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
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
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

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
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
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
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
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裘不如獨臥五
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
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
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
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
克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
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
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

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
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
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
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
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
余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
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真
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
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
也人爲道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
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
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

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
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
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
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
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傳祖之道者
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
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
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殂俗
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
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旣去乃追論其言
以爲彭祖經

出神
仙傳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卽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昔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出神仙傳

十四

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昇帝拖方鼎

一書命之夕

太平廣記卷第三

神僊三

漢武帝

漢武帝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彗從雲中
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
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
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
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
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
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
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
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

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
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
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
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
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
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
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
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
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何
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
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
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謀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
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
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
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
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
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
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
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
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
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
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
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旌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格襦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鳥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而南王母自設天厨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櫛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

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者益精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克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

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巖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爽三尸狡此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

坐愜愜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

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
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
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
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
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
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
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
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
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
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
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
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

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
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
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
以自知徃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
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
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
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
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
之重下降於螻蛄之窟霄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
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
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
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

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
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
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
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
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
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疑真性嫌惑之
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
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
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
旣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
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
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

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
之志必卒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
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
簡以身莫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
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
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
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
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
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
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
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含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
安水神于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

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
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
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
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
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
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
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
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
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
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
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令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
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

真逐靈玉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
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
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
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
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
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
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
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
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
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旣蒙啓發弘益無量
唯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
幸甘雨之漑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

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
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
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
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
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
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
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
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
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
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
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
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

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
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術天
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
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
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一心數請川嶽
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
以下眇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
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
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
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
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浮暴服精不純何能
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

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倒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教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術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

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卑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是敕

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恩愆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省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誼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繡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祀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

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道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

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
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
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
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
鐘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
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
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
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
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日王母與上元夫人
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
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
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

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
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
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
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
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
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
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
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並失三母當知武帝既
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
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
二年二月帝病行齏屋西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
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

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卅登元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

武皇帝殞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此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出漢武內傳

太平廣記卷第四

神僊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
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

出列仙傳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
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
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僊去出神
仙傳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
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
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旦有
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出列
仙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其號先生姓王名
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
騫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

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
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北引二
子即日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
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
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
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元洲流洲光
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
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傳
拾遺

蕭史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
而瓊姿煒燦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
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

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
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
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
蕭史石僊壇石室及巖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

出神仙傳拾遺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
橫道數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
皇使使者齋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
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
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
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逮沈羲得
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

郎游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
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
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僊
正當求僊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齋糧至
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賞所携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
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
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髮白者徐君
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
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其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
鑿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卽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
小某媿其薄君云能盡此爲再殮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
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

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
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卽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
遙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
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
服之皆愈出仙傳拾遺及廣異記

王母使者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
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
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
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
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
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蓋神馬

之類裝入水終日不沈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
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
里四面皆弱水遠之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
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
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出仙傳拾遺

月支使者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
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
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黃色國使
將以呈帝帝見使者抱之以入其氣禿悴尤恠其所貢之
非問使者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
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

宗亦不在巨細也臣國此去三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徑艱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豈圖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今日仰鑒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跟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注賊心多節則奢侈未行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勅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令發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作兩目如礮礮之炎光又乃上帝登侍頓髮掩

耳振動不然自止侍者乃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聚屈蹟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錄餘香一旦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群牛乳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粉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

出仙傳拾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僊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
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
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
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
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
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
所在帝甚悔恨卽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
但見其子名度世卽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
臣父少好僊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
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卽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
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
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巔

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
其上白玉爲床又有數僊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
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
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
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誠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
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
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
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
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
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
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
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也度世

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
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
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
玉函封以飛僊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
與梁伯俱僊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出神
仙傳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
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
今華山有張超谷焉

出仙傳
拾遺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
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

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
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
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僊山謁羣僊
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僊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
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卽汝他
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訖
使僊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班以授僊童北平徐氏有
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
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
所居爲玉田坊翁伯僊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
其事

出仙傳
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五

神僊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僊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
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
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
以其功利於人徵之人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
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
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悻慢也
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

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翻使
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僊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
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出仙傳拾遺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
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
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
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
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
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
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
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

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
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
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
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
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
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
解帶為城以棼為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
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
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
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
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
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

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僊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僊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僊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僊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出神
仙傳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無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朴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

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鼉卽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出神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

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僊去出神仙傳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

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
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踈畧至於遊宴言和氣柔辭語卑
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旣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
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

出神
仙傳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
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
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
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張子具
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者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
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
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尾石爲六畜龍虎

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
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
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
皆令閉日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
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卽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
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
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
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人崆峒山
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出神
仙傳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卽東卿司馬君盈之高祖也
濛性慈憫好行陰德庶靜博學逆觀周室將衰不求進於

諸侯常歎人生若電流出處宜及其時於是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後人華山靜齋絕塵修道合藥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僊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為嘉平

出洞仙傳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

盡光今遣僊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吏有三僊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鈕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問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僊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

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畧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盃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鷄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僊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

上多得其符驗也

出神仙傳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僊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僊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

二僊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惟

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在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嘆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僊去矣出神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

神僊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日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日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日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

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月李先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群品木公爲男僊之主金母爲女僊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索書一篇及兵畧數章子房登僊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

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往焉

出仙傳拾遺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咎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漢沅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前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正公暗見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睡過痛虎啣兒脚傷母

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褰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
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
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
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
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
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
洗髓五伐毛矣朔旣長仕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
好僊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
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
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
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問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託

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
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要臣入
雲韞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
枕亦曰玄雕枕又薦眠毫之珍褥以百眠之毫織爲褥此
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
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
青綺窻締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
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
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
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
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
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

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泮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目牟末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僊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

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反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看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其得之者

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出

實記及朔別傳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王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或云卽古僊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出山傳拾遺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用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

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壤唯
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
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鬣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
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
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
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真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
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
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
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

適出仙傳拾遺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

焉好無爲

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
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
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甘雪間遂卜居武康上強
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荅以善
價一旦樵夫鬻樸有木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
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間步仗策逍遙田畝蹊
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藁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
日已賜真术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
奔歸取木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牽步轉速
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
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
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中山劉商也夙攻水墨

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
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
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為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
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
晴齊香風瑞雲弥布山名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仙出
遺傳拾

太平廣記卷第六

太平廣記卷第七

神仙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
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
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
不能得藥乃養羊牧猪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
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
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

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昇天為仙官亦犹不求聞達者也

出神仙傳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

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孛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奉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于且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畧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出神仙傳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奉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誡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

州凶吉如現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不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依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為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來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由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擒我將何怯其棺器燒香就床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故東入括蒼山過

吳生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相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為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外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牽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其如脫蟬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繼家乃借篋器作飲食百餘斛罗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采未至先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此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盤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

各異色前從麾節幡旗尊從威儀奕々如大將軍也有十
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
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
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
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
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
再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頗信承
來在彼頃食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
還々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々時亦先聞
人馬声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牽家見之是
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于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
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
遠々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餽饌
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内外臂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
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于
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歎曰圣人皆言海
中行後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
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
墮地謂以米祛其秽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
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变化也遠謂經家人曰
吾欲賜汝葷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釀非俗人所宜
飲々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葷勿怪也乃以斗水
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尽遠
遣左右曰不足復还取也以千錢与餘飯姥乞酤酒須臾

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
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瘠時得
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遣經鞭
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著
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
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諸門
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
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
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
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
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命者命未終及
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

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
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
歲而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
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
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
等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
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
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
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記其
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可
二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
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出神
仙傳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筓一老翁俛首跪受救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出神傳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美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又隨之為負笈西之女凡山北到玄兵南至玄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与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出神傳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入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作容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

百驅使用意異于他客公昉愛吳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于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腹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為之流涕曰卿為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毆欲令卿愈無所恠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人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為舐之即當愈耳公房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瘡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為其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体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收其

浴酒自浴則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之成服之仙去

出神仙傳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歎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

隨阿還城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輾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年十八見阿年十五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出神傳

太平廣記卷之七

太平廣記卷之八

神仙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王子貴侈莫不以声色游獵犬高以為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辨博有才屬為諸父甚尊重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

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
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人
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閤人自以意
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
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
士今先生年已老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貴育之氣豈能
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
之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矣士吐握不倦苟有
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
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群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
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
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
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
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鬢青綠色如桃
花門更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
臺張錦帳象林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凡執弟子之禮北
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世務沉淪流俗
不能遣累負笈山採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
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原幸道君降屈是安祿
命當蒙援擢喜惧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
瞑蛉假翼于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
余雖復淺識備為先季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年意有
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
為山嶽一人能萌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至蛟虯使役

鬼神一人能分形易容生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為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亦射不中令凍不寒夏暝不汙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為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葯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与之戲而被誤中遷：大怒被怖恐為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惧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雍于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一具耳安怒被被恐死於伍被素為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復罪于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為安所誅乃共誣告称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恩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隅成跡至今人馬跡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或滅伍被等命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曰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為畫計乃誅一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万机而競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

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尔但
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傳生等五人至玄州便遣
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過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
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語声高亮或誤称寡人於是仙伯主
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
厠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死而已武帝聞左
吳等隨王仙去更仙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对帝大懊
恨召歎曰使朕得為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脱屣耳遂便召
募美士亦異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乘大等所欺意
犹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知方天下實有神仙
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
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仙傳

隱長生

隱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
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
得相見使執奴僕之役親進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
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
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
生執礼弥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
中煮黄土為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大清神丹經授之
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尽即昇天乃大
作黃金十教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与不識者周
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
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

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
二十人尸骸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齋書有之曰
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
下山林間不有孝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
方以類聚同声相應便自与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
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為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
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
文采不揚声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
人亦何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聞為哉賜君自叙
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
符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聞不死
之要道在神丹行氣道引脩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

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孝所致無為
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
久視長安于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
置嵩高山一通黃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
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
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便世、當有所傳付又著書三
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
重紆余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
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 承翼与我為仇入火
不灼蹈渡不濡遺選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愍群愚
年命之投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儔奔馳索死不肯
暫休其二章曰余之聖師体道之真升降变化喬松為隣

唯余同季十有一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虫多急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綬道必歸矣身歿幽壤何時可述嗟尔將來勤如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遣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予束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木遑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欢悅色面垢足胝乃見

遂受要訣思深

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數千億後使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晁昇天而去

出神傳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季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

無益於年命遂季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任鵠啗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駭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称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股奉事之以為師弟子尸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宣長并立備制使詩弟子隨事翰出米絹噐物帑筆樵薪什物等令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榜道於是百姓斬草限溷無所不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為此史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

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罪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為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差慙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為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伏途猶同婦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不能存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惟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

月七日口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不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為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于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才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生長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于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絹而償之殊無恠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

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為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堂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寔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寔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至師在此終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待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

由堯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德大桃也中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堯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无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所則父也自投于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脚床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旧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出神傳

太平御覽卷之八

卷之八

漫山合丹平以職事

日也天西去東

八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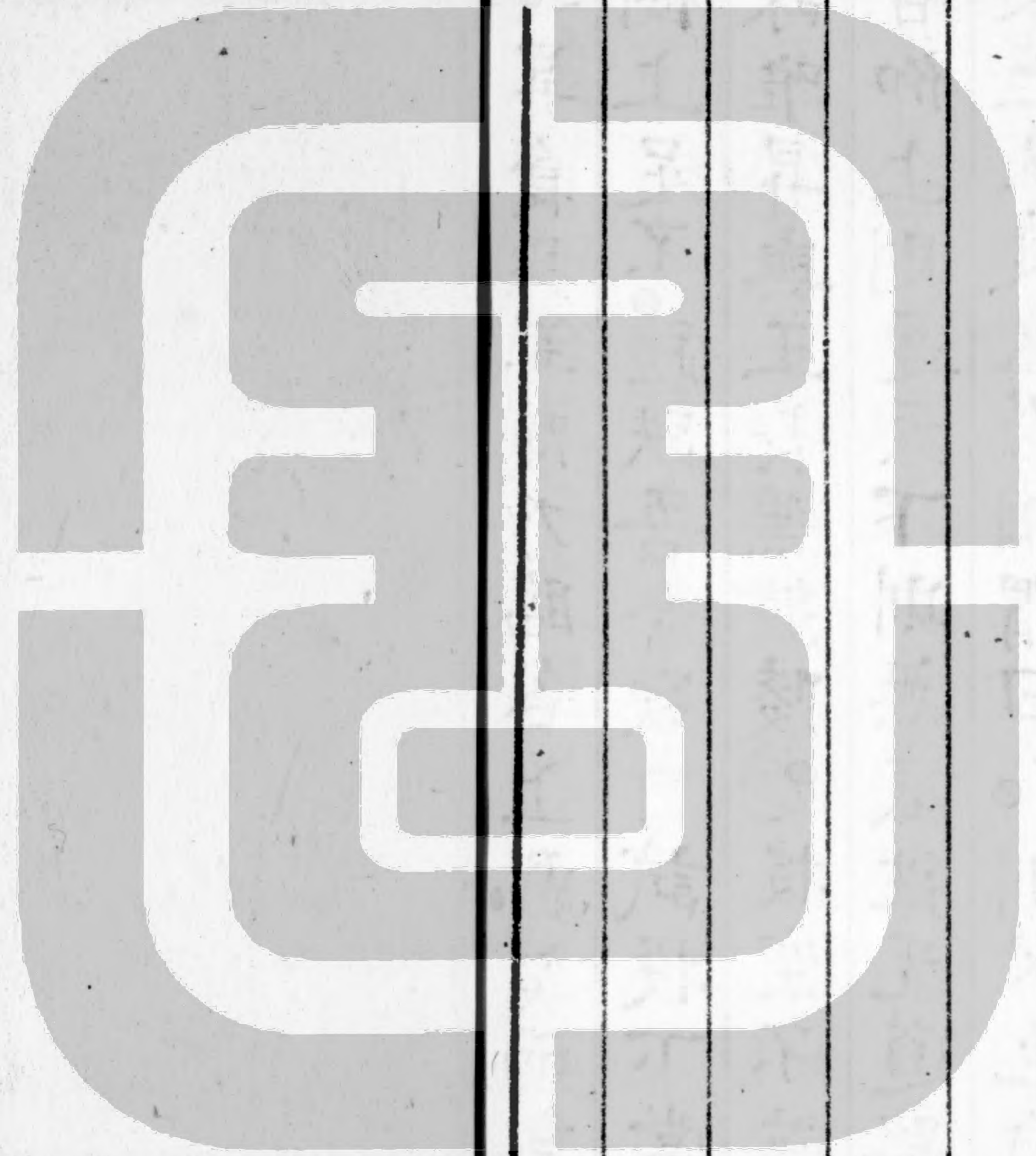
同

早

四

入

五



書